詩觸

詩觸卷六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孫子翼父著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序曰祀文王也○續序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呂東萊曰朝諸侯請周公相成王以朝諸侯非自居南面也尚書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按此周公居攝七年事也新邑洛也成王六年營洛七年王朝祭於洛而周公作此樂歌也言歲者歲必有祭也言烝祭文武而

頌止稱文王者父之德可以兼子也孔穎達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蓋祭宗廟之盛也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也鄭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容也廟之為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故立宮室以貌之耳○大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然此惟周頌為然若商頌則祭時頌先王之功非以成功告廟矣魯頌僖公之德特頌禱之詞如後世文人獻頌之類耳此詩告廟於營洛之後雖非所以頌文王然頌文王之意亦隱躍於言外蓋祭文王者皆秉文德謂祭者之德不可見即祭之者而見故曰周公升歌清廟若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祭之盛者也○謂於乎穆哉此清廟也祀文王者必於斯焉文王之德吾安得而見之哉助祭顯相之諸侯既肅然而敬雝然而和矣而執事之濟濟多士亦莫不秉文王之德焉所謂文德者亦

惟是肅雝而已今顯相秉之多士亦秉之豈非文王之德所在哉故文王之神仰而在天既對越而如見焉俯而在廟復駿奔走而如見焉凡此皆文德所感者而豈不光顯承順乎信乎文王之德沒世不忘而無厭於人心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序曰大平告文王也○周頌為成功告廟之辭故此詩言我其收之又言曾孫篤之謂文創始而我收成而曾孫亹勉篤學以上慰文王之靈爽也天作篇于孫保之亦同此意曾孫指主祭者而言凡子孫主祭者皆稱曾孫故書曰有道曾孫周王發而鄭氏曰自孫以下皆稱曾孫也○於穆不已言天道循環流轉

而無窮也蓋凡有為者必有窮天道惟無為故無窮所謂至健不息是也不顯顯也純者無雜無間之謂文王之德自始至終無有間雜猶天道之運而不已故言於穆者從其不已之深遠者擬之言不顯者純其純之昭明者擬之也舉天與文王並稱不言法天奉天者天與聖人為一非可擬而合之也紫陽以假訓何以溢為恤以收為受然不如鄭箋為受鄭箋收假訓嘉溢訓盈收訓聚或曰假大也大以溢我謂文王澤及後人如水之盈溢而不止也我其收之謂聚歛而收拾之也以祖宗之澤與其在天之靈雖不肖孫無不欲啓而佑之但我無以聚歛而收拾之則溢我者横流而無所歸故我必有以收其溢者始有以慰其在天之靈然其所以收之者惟大順我文王之道而凡為主祭之曾孫者又世世篤厚而不忘斯德澤愈行而愈長矣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序曰奏象舞也○鄭云象武者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熙即清也緝熙謂常有其清明而不已也典猶則也肇禋始祀也自始祀至今有成皆用文王之典以安文王之天下此所以為周家之禎祥蓋符命非祥而清明之德乃為至祥也奏象舞而歌文德明武功非文德不昭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序曰成王即位諸侯助祭也○鄭云新王即位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儀禮賓三獻尸者

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烈光也烈文猶言煥乎
有文也辟公諸侯也以其爲一邦之君曰辟又舉五
等之尊者而命之曰公也祉福者天子所自有也諸
侯助祭安能錫主祭者以祉福哉但以諸侯圭瓚之
瑟趨蹌之盛因而獲福猶諸侯錫我以福也諸侯既
錫我以福矣寧僅一時之惠哉蓋惠我以無疆而子
孫亦世世長保之矣又言汝無封以殖貨靡以傷財
則王當尊而崇汝且汝既有此錫福之功吾之子孫
賴汝以保矣汝之子孫豈無所以美其報乎所以世
繼侯封而益昌大也末復自規自勸兼爲規勸諸侯
之詞曰莫疆於人若能自疆則四方以爲訓矣莫顯
於德若能自顯則百辟以爲法矣前王之所以不忘
於人心者用此道也此語無限蘊藉成王感發諸侯
不盡之意皆從嗚呼二字傳之妙甚○頌以告成功
此詩似非告廟之辭振鷺有客諸篇亦然蓋獻助祭
諸臣之樂歌也朱子曰古者之祭每一受胙主與賓

尸皆有獻酢之禮既畢然後亞獻亞獻畢復受胙唐時尚然今併胙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意思俱隔然矣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序曰祀先王先公也○大王遷岐以避狄也遷岐之後周道浸盛則有似天作之也天者莫之為而為者也莫之為而為而所為必成故曰作也毛傳云荒大也謂大王能廣大之也朱云荒治也二說無不可者既曰天作高山又曰彼作矣言大王之作即天作也大王作之而文王安之言大王之業至文王而始號也徂毛云往也朱云徂者險僻之意蓋以徂為岨耳不如毛義為長言大王既往岐矣都會遂闢高山之

下遽為沃壤民歸者衆遂成平易之道而子孫世世保守勿失以無忘先祖勤勞也嚴華谷曰成功告神多言及子孫子孫能保則可以慰祖宗之心矣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序曰郊祀天地也○按國語叔向引此詩而曰此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韋昭註謂成王即位始郊見推文武受命之功以郊祀天地也而又謂成王非指成王誦乃謂文武修己自勤成其王業則前後舛謬矣鄭氏之說與韋相合既屬承訛而朱文公則直以為祀成王之詩又與小序郊祀之旨皆戾至今莫有明其故者夫豈成王即位郊祀天地以崇二后後世相沿以為故事遂歌此詩以美文

武并以道成丕之德歟未可知也○言昊天祚周之成命文武既受之矣文武受之成王又承之是以成王卽政之初不敢自安必夙夜求所為承藉天命之基而其所基命於夙夜者廣大而不為狹小是其宥也靜深而不為疎浮是其密也夫此宥密之心豈有間斷昏昧哉故曰於緝熙單厥心居心如此故能安靖二后之天下而保其成命也康安也靖亦安也必有不敢自安之心然後可以安天下單盡也單厥心卽不敢康之心也厥心既單則天下靖矣天下靖則二后可質天命可凝矣敬成王之德於郊祀天地之時亦所謂告

成功者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

序曰祀文王於明堂也○濮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禮故特尊其祀於明堂也陳氏曰古者冬至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曰天尊之也配稷於郊所以尊稷也明堂曰帝親之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蓋郊者古禮而明堂則周公以義起之也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繭栗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此詩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天雖言文王然以天為主而以文王為配故首言天末章言畏天蓋法文王即所以法天法之不已即所以畏天也將奉也享獻也右猶祐也儀

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奉其牛羊以獻天庶幾天其祐助我乎然而不敢必也我所不敢必者天而所可必者文王我所不敢必者我與文王音容之接而所可必者我與文王精神之通文王之典文王精神之所所在也我惟儀之式之刑之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則此錫福之文王既降而佑我且享我矣然而終不敢必也我其夙興夜寐畏天之威夫畏天之威則其儀之式之刑之者終無敢懈於是或可保天與文王祜享之意乎夫保之則既祐之矣然我不恃天之能祜而恃我之能保此其所以法文王此其所以畏也○考亭訓天其右之謂天在牛羊之右殊可笑然訓其右之其謂其者不敢必之辭又甚有味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序曰巡狩告祭柴望也○孔氏曰櫜弓衣一名韣韔納弓於衣為韜弓也韜與弢同夏樂章之名九夏有肆夏有韶夏有納夏此三夏者又九夏中之大也顔師古曰三夏夏歌之大者天子享元侯用之故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奏納夏時邁執競思文即三夏之別名也故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所以饗元侯也鄭氏云以鐘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按書舜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所謂柴望者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蓋五岳四瀆之神望而祭之故曰望也然左傳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云云則此時非如周制十二年巡狩之期乃武王初即位告祭而柴

望故考亭謂此詩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巡狩之禮春岱岳夏南岳秋西岳冬北岳各以時告祭故曰時邁言王所以時往巡狩者昊天其子之乎其者冀望之詞蓋發端姑為是冀望不敢必之語此後即信其為天所子故繼之曰實右序我周也右謂佑助也序者帝王相傳之序也夫實右序我周使我於諸侯薄警動之而四方侯國莫不震動而疊懼其所至方岳又能懷柔百神及於河岳使河不泛溢岳無騫崩蓋就河岳之懷柔覘之而百神可知也以諸侯則震疊以百神則懷柔人神宜矣故天下信王之宜為天下君也在神人則稱后在天則稱子信其為神人之君即信其為天之子矣於是復嘆之曰明昭乎我周也嘗巡狩而考其典章次其功罪以武序在位五等之諸侯且偃武修文惟懿德是求焉懿德文德也更始之際能消人不逞之志者惟此文德而已以此懿德而播之樂章陳於時夏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而有

以副昊天子
之之意矣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序曰祀武王也○此詩序言祀武王而紫陽謂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然詩中言無競武王不顯成康則考亭之說當矣蓋祭必統於一尊祀武王世室而以成康配之故父可兼子祖可兼孫詩言祭武王成王康王而序止祀武王不及成康猶清廟之詩洛誥以為烝祭文武而序止言祀文王不及武王序與考亭之意其實一也毛鄭不知序意而泥序語於昊天有成命則以成王謂成其王業於此詩則以成康為成

大功而安之宜其有牽經附序之誚乃尊朱者駁毛鄭而并譏小序夫亦愈不知序意矣○執持也競強也能執則競可知矣執持其彊競之心以勝息勝欲故天下無可與之競其烈焉不顯顯也顯哉成康之德亦上帝所命以為君而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一也又言武王旣以開創之功奄有四方矣乃成康又以繼體承緒而奄有之且其照臨四方又斤斤乎察之甚也蓋武王革商之暗以就於明至成康尤為明備故曰斤斤也由是而象功昭德則有樂矣樂大者難於和今鐘鼓則喤喤而和矣樂小者難於集今磬筦則將將而集矣皆三后之功德和之集之也樂備而和且集功德播於上則福降於下矣而降福穰穰亦三后降之也旣穰穰而多則簡簡而大矣此時祭者威儀反反自終而要之於始莫或懈焉故祭然飲福旣醉旣飽福祿之來反覆重複而未已也或曰醉飽指尸言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序曰后稷配天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秋種冬長春秀夏實本草曰小麥味甘大麥味鹹為五谷長麰麥形似小麥以皮厚故為大麥也月令麥為首種而冬至郊祀惟二麥生蓋乾為金麥金王則生廢則死歷四時而成故謂之首種獨舉來牟者以其為五谷成熟之最先且當夏月缺乏之時能繼續絕匱其関係最重也○我將言文王配帝於明堂而此詩則言后稷配天於南郊也文文德也稼穡乃閭閻小民樸節之事然經緯事業本之粒食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故思先世之文德不獨文王又有后稷也后稷有文德故能配於天而無慚以其粒我衆民莫非爾德之極也且遺我下民以來牟二麥之種此乃帝命后稷徧

育下民使其教我稼穡盡於四方無有彼此疆界之限是以陳其久常之功德於是夏而歌之也夏之屬有九此則所謂韶夏也時與是同○朱註謂思語詞陳常於時夏謂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國中前時薦篇亦訓時夏為國中其說相沿已久今並存之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也○保介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註云衣甲也以保介為車右而衣甲也而輔慶源曰保介助工耕藉田者介有副意故朱子云農官之副也其說稍異畬三歲田

也凡田一歲曰菑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為田[illegible]
三歲曰畬乃成熟也錢銚也鎛鉏也銍刈禾短鎌[illegible]
孔氏曰鎛耨也柄長尺其耨六寸所以入苗間管子
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若其事立蓋錢附
啓土故五耕用錢耨以去草故五耨用鎛○此詩序
云諸侯助祭遣於廟而紫陽謂戒農官之詩但農官
非作頌之人戒農官非作頌之事當時周人重農因
諸侯助祭遣於廟而戒之以民事耳臣工者諸侯之
卿大夫也公謂諸侯也諸侯來朝於其將歸也天子
勑其卿大夫曰嗟嗟臣工爾其敬爾在公之事蓋有
周天子無事不有成法以示人是王賜爾以成法也
女國有事當來諮謀而茹度於朝無自專焉可也又
命其車右以時事曰爾歸矣春莫耕耘之時將何所
求乎將如此新田何蓋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舉新
以兼舊也而又嘆美之曰大哉此二麥也蓋莫春麥
將熟矣將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上帝又將賜以

豐年以為新田之慶蓋卽來年之熟可為新田嘉穀之占也於是命我衆民具玆錢鎛以治其新田雖錢鎛用於莫春而秋成銍艾之穫奄忽之間已坐見之矣此則敬謫在公之首務也天子遣諸侯而戒之不斥言諸侯但戒其臣工與車右而已此天子之厚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序曰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周禮三十里為一郭一吏主之其吏皆大夫又周禮遂人夫間有遂萬夫有川三十里萬夫之地也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卽是三分里之一為小半里也耦二人並耕也鄭云郭廣至

寸二耜為耦一川之內萬夫故言萬耦胡氏曰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以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也○朱子以此詩為戒田官然戒田官無作頌之理當依序為春夏祈穀之詩但詩云成王則是事始於成王而頌則康王以後所作也毛鄭以成王為成是王事謬矣○噫嘻歎美之詞噫嘻乎成王之為民祈穀於帝也既為爾衆庶而昭明而感格矣於是率是農夫而播厥百穀播必先耕故必有以大發其私田蓋倡民力者莫如使民各私其私夫民各私其私齊心並力合衆私以成天下之至公故民皆服其耕萬人為耦而並耕也此昭假之功而亦新穀之効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云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鷺水中鳥釋雅云一名春鉏以其步於淺水好自低昂故曰春鉏也鷺色雪白頂上有絲毿毿然長尺餘欲取魚則弭之青腳喜翹高尺七八寸諺曰鷺絲相逐成胎謂其雌雄交逐目成則產也又其翔集必舞而後下故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辟雝有水此鷺之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雝○言振振羣飛之鷺集於西郊之辟雍其色潔白且復翔舞舒閑可觀也我客之來助祭也其容貌亦猶是已周家待二王之後加於諸侯一等故尊之曰客親之曰我客也容者助祭時之容止也又言彼客在彼國中則臣民奉之而無有惡之者矣在此王朝則敬以賓禮而無有厭之者矣蓋勝國之餘猜嫌易起改玉之際厭棄易生今無惡無斁惟我客為然則庶幾夙夜循譽無已與周齊休以永終此譽望矣此周家忠厚之至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序曰秋冬報也○黍禾屬而黏者稌稻也粳也糯也方氏謂雍冀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下濕其穀宜稻豐年則高下無不熟故多黍多稌也○此報賽田祖先農以及方社之樂歌也年若非豐則旱且澇矣旱則無稌澇則無黍多黍多稌則百穀咸登此所以為豐年也由是高廩之內所入之穀有萬有億有秭而未有已以其廩之所藏者為酒為醴可以供宗廟祭祀而進予祖妣諸凡朝聘養老尊賢以及大小吉凶百禮皆可備而洽焉此則豐年之所致而神之所賜也故終言降福孔皆報賽之祭所以歸功於神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

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箋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也○鄭箋云瞽矇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眡瞭者相之毛云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懸也刻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謂虡横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懸也蓋業所用以懸而業下有虡則持栒以載業者也業上畫以崇牙樹以五采之羽皆以飾業也毛云應小鞞也田大鼓也鄭云田當作朄小鼓也蓋毛以應既為小鞞則田宜為大鼓鄭以經傳無田鼓之名而太師職云奏鼓朄注云朄為大鼓先引故以田為朄也縣鼓周鼓也蓋夏后氏足鼓則以跗承之殷人楹鼓以柱貫之周始懸於簨虡故謂之縣鼓也

鼗小鼓兩旁有耳又有小柄持柄而搖之則旁耳自擊也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柄椎連底桐之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有二十七鉏鋙以木長尺櫟之鞉以節樂也磬以收樂也柷以起樂也敔以止樂也簫編小竹管爲之故曰簫管管如笛併而吹之鄭云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王介甫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參差象鳳翼宋詞云吹簫寒食賣餳天本此所云鳳簫亦本此〇首二句言樂工備也設業六句言樂器備也嘒嘒厥聲以下則極言作樂之盛也雖則和矣然必本之以肅故肅雝二者合言之而後謂之和也樂記曰肅敬也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和則鳴先祖是聽矣蓋三者之功德卽祖功宗德也故其精神與先祖交相投合而可必其神之來聽而二王之後至此亦永觀厥成焉則盛之至也劉安成曰虞賓在位則舜之作樂以此爲盛我有嘉客則商人作樂以此爲

盛我客戾止則周人作樂以此為盛也○柷圉以上樂之大者簫管樂之小者以旣備乃奏安於簫管之上鞉磬柷敔之下

章法不測妙甚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序曰季冬獻魚春獻鮪也○毛云潛糝也又作罧積柴養魚使得藏隱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而王介甫以為潛藏之潛蓋魚性喜潛謂其取之深也鰷白鰷也稗雅云形狹而長若條然故謂之鰷今江淮之間謂之鰷魚性浮似鱨而白○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天子必親往者明漁非常事重之也冬魚之性其味潔美春鮪新來故思其所嗜而進時物也蓋常祭之外另舉此祭以薦新也

猗與嘆美之詞漆沮岐周之二水也取諸漆沮者示忘本也凡宗廟之祭四海九州之味無不陳也而此則薦新於廟故言其與王之地所產之物而已即一嘗魚而孝子告虔之心已順故享祀而介福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序曰禘大祖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大祖謂文王○周人禘嚳而序曰禘大祖鄭氏又以大祖謂文王者何也蓋禘者五年之大祭記曰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者禘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

也始祖即大祖也周以文王為大祖禘於大祖之廟而推其所自出者為嚳而尊之故仍曰禘大祖也明堂位曰大廟天子之明堂又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大廟蓋魯以周公之廟為大廟當時亦必以周公所自出者為嚳禘於周公之大廟而仍曰禘祀周公者猶此之禘嚳而曰禘文王也故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朱註以此詩為武王祭文王之詩蓋既疑序云禘文王與祭法禘嚳之說不合又疑詩中所謂皇考為武王稱文王之辭耳然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皇王考曾祖曰皇考高祖曰顯考則皇考非獨子稱其父之辭也且即以為武王祭文王之詩又安知非禘於文王之廟乎○諸侯來時雖雝雝其和至廟則肅肅而敬矣此時助祭者辟公而天子則至敬無文至和無象但見其穆穆而深遠而已於是天子薦碩大肥腯之牲以告虔而辟公又相予陳其祀事大哉皇考

庶或饗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皇考周子孫稱其王之辭也又言文王之德旣通且知以盡人之道旣文且武以盡后之道如是則能安人矣皇天以安人爲心安人則天心安矣所以燕及皇天而昌大其子孫也蓋天之福國必子之以賢子孫故克昌厥後乃所爲燕及皇天也又言厥後昌矣且安我以長壽勗我以多福者此豈獨見助於皇考亦又見助於文母蓋我之獲佑文王考妣與有力也○蘇子由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之祀文王也曰克昌厥後乃知諱其名而名遂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然余觀武王名發而噫嘻之頌曰駿發爾私然則古人臨文不諱不獨子由所指克昌厥後一事其與後世秦皇諱政改正月爲征月漢高諱邦史記凡言邦者皆曰國文帝諱恒以恒山爲常山景帝諱啟以微子啓爲微子開者異矣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序曰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交龍曰旂軾前曰和旂上曰鈴蓋建旂於車上懸鈴於旂之竿也鞗革轡首也有鶬毛云有法度鄭云金飾也朱云聲和也三說各異蓋鞗革有金以厄轡首故鄭曰金飾也○此詩蓋諸侯來朝遂率之以助祭也辟王成王也王者之禮樂刑政自昭考時已奉為世守矣故因來覲辟王而重申之若似乎率求於新王之朝也龍旂三句言其車服之盛也休有烈光嘆其增輝於上國也昭考武廟也后稷為始祖自二世以下左昭右穆十五世為文王十六世為武王故武王稱文王為穆考成

王稱武王爲昭考也率見者成王率之也孝者盡志享嘗盡禮天子之孝享合天下之孝享爲孝享故曰以孝以享以者成王以之也孝享則可以之介眉壽矣我當長言保之以有此大且多之福皆烈文之諸侯助祭者有以致之是諸侯安我以多福而使我繼明於純嘏也純嘏多福之全也福本光明不繼則晦矣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旣有淫威降福孔夷

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祖廟周之祖廟也曹氏曰封於微而爵爲子微蓋商圻內國名也殷尚白白馬

者仍其舊也致琢者治玉之名歎其從行者之美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稱以客者不敢臣也望其馬則白見其威儀則敬慎觀其從行之旅則致琢蓋愛微子則無所不愛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故於其旣朝而歸也猶冀其一宿再宿又托言欲縶其馬已去矣又欲追而還之且左右無方以安而留之則愛之之至也威等威也微子在宋得用天子禮樂則淫於等威之外矣言天子所以寵微子者旣有淫威則其所享者自然盛大而降福孔夷皆愛之之詞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序曰奏大武也○禮記明堂位云上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卽此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也內則

成童舞象謂象用兵刺伐之舞也濮氏云左傳宣公十二年以此詩為大武之首章賚為第三章桓為第六章然周頌皆一章無疊章也或者後世互取而用之未可知也○言大哉武王也其功烈天下莫能競焉信乎文王有文德以開之故武王嗣而受之其勝殷也不以征誅為武而以止殺為武所以耆定爾功嗣文德而無競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序曰嗣王朝於廟也○鄭云嗣王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始即政朝於廟也○閔予小子哀慕不忘之思也

遭家二句正言其可憫之故遭家不造謂王業方成而武王沒此國之無祿而卽家之不造也煢煢者失父孤特之貌在疚者去喪未遠心志未安猶在病也念我皇考武王長世能孝其念我皇祖文王也儼然若陟降於其庭者蓋孝皇考其卽以皇考之孝皇祖爲孝念皇考卽以皇考之念皇祖者爲念無時不孝無時不念斯無時不敬矣夙夜敬止止是亦永世克孝之謂也文王曰敬止武王亦曰敬止止此所以繼武王而克孝也於是自念而嘆曰於乎文武乎我是以思繼此相傳之序而不敢遺忘也篇中焄蒿悽愴之神皆從閔予小子及於乎小子於乎皇王三句傳之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

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序曰嗣王謀於廟也○鄭云謀者謀政事也○落始也曹氏謂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也言我將與羣臣謀訪於治政之始以率循我武王而武王之道則悠遠而未有既也將使予黽勉以就之而其所以繼續乎道者猶有彼此之殊判渙而不能合也蓋有就則有去有續則有斷若是者二之而非一也而又自嘆夫渺渺冲人遭兹多難此昭考所以愈不可不率也率之之道亦惟紹其上下於朝廷陟降於厥家也凡所以治內治外者無不循之庶幾藉我昭考之休以保吾身使無缺明吾身使不晦而已此其所以不能已於訪落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曰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序曰羣臣進戒嗣王也○此詩乃成王在廟所作蓋與羣臣謀於廟而羣臣戒之故前述羣臣進戒之語後復自述其受戒之意又頌之一體也言敬之哉敬之哉天道顯然昭著其命無常至難保也豈可謂其高遠而不我知哉以為高遠而不我知則其慢天也孰甚故敬天者必視天之與我所顯而不易者曾何事非天所陟降何日非天所監臨若予小子則不聰而未能敬也不聰昏也不敬怠也由昏故生怠而治昏者莫如學我惟往而學焉日有所成月有所長以此學續而明之明明不已以至於光明而後敬之體始全矣然小子特願學焉而非曰能之也我所仔肩之任重矣所望諸臣獮是仔肩者而示我以光明之

德行蓋敬體原自光明彼示我光明之德行者與吾緝熙之光明相觸如兩鏡引光本是一光水月相涵本是一月而非有彼此之殊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序曰嗣王求助也○稗雅云蜂善採花釀蜜其房如脾今謂之蜜脾有兩衙應潮其王之所居疊積如臺語曰蜂臺蟻樓是也誅罰徵令絕嚴有君臣之義其毒在尾垂頼如鋒故謂之蜂詩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荓使也言使蜂而得辛螫雖小物不可不慎也桃蟲鷦鷯也陸機曰似黃雀而小化而為鵰故俗語曰鷦鷯生鵰說苑云鷦鷯小鳥巢於葦苕繫之以髮稗雅曰鳩性拙鵲性巧故鷦鷯一名巧婦一名女匠一

名工雀巢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刺韈然故一名襪雀其化鵰鷚蓋鳥之始小終大者○詩言毖而序言小毖者天下之變未有不始於小者故此詩欲慎之於小即訪落之意也管蔡既誅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以自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前事而與諸臣謹毖於後患乎而將何以懲且毖乎蜂雖小而能螫人莫予使也使之是自求辛螫而已其初但見桃蟲而信其為小豈意其大而拚飛則維鳥哉我方幼冲處多難之地既已莫堪況値王室新造辛苦之事又復多端羣臣奈何舍我而弗助也蓋成王之時變生骨肉實有不忍訟言者故但借蜂與鷦鷯以為隱語然而痛定思痛傷兮之鳥其鳴悽以惻矣○當時武庚三監業已授首而云集蓼者蓋病加於小愈而亂生於初定此成王所不敢即安而求助於羣臣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玆

序曰春藉田祈社稷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周官薙氏掌殺草柞氏掌攻草木芟柞未卽是耕葢將耕先除草木也耘者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芟柞不盡者則復耘之也麃亦耘也葢新闢之田始則芟柞以除地上之草及反土旣耕而耘則除土中之草旣苗而麃則除苗間之草也毛傳云主家長也伯長子也

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強力也以用也鄭云彊謂有餘力者以謂閑民若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曰能左右之曰以蓋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酒之甜者曰醴耜耒首也斵木為之胡考老也謚法保民耆艾曰胡○此詩序言春祈而朱子以為報賽之詩蓋以詩中多夏秋之事耳不知祈穀者必盡舉一歲耕耘收穫之事而預祝之所謂頌也篇中自萬億及秭以上描寫鄉村耕鑿樸野直率恬愉自得之狀如話如畫後世陶淵明及王儲韋柳田家諸篇此其鼻祖也此後忽說宗廟忽言邦家由小現大閃鑠光怪而末復推其由來之遠以歸功望澤於神遂結一篇祈禱之意章法妙甚○載芟二句反土之耕也芟如薙氏之芟草柞如柞氏之攻木也澤澤者凍釋而土膏動故解散而澤澤也千耦二句反土之後耕而耘也言千耦者衆也或徂隰或徂畛自田中與田畔無非耘者農無惰夫野無曠土也侯主八句始播種之耕

也家之主伯亞旅以及鄉人之彊有力者賃傭者畱來競助也嗿賓者饁而羣飲食之有聲如嗿賓也又言思媚者乃其婦也有依者乃其士也婦饁而媚其夫夫耕而依其婦和樂之風也蓋有冀缺賓敬之森嚴不可無思媚有依之親愛賓敬之中親愛寓焉然皆彵人從旁觀之耕者饁者不自知也有略者其耜也畧利也耜利則入土深而用力易也於是始事南畝而將種矣播厥二句種也實種子也既播則其實含氣而生活矣驛驛二句苗生而未齊時也活則漸達矣故驛驛然達而鳥可已也苗生未齊其先長者傑也厭者生意獨飽也厭厭二句苗齊生而耘也前曰有厭則尚有未厭者矣至此則無不厭故曰厭厭也於是可則耘而去苗間之草矣緜緜謂詳密也耘不詳密則遺莠得以竊苗之生氣故必緜緜其麃也載穫三句穫也濟濟謂穫者衆也穫者在野積者在場實者積之實也萬億及秭積數多也酒醴者積之所釀也

既可烝畀祖妣則百禮無不洽也飶香椒馨者酒醴之氣香如飶馨如椒也年豐歲稔嘉會設而賓客集則邦家之光也眉壽介而景福來則胡考之寧也皆稼穡之所致而神之所既也匪且來三句感神休之遠也且此八股也神之所既非獨此地乃有如此之事也非獨自今日斯有今日之慶也自古如茲繼茲以往尤望勿替也此所以不容已於藉田之祈穀也○自載芟載柞至侯彊侯以序次耕耘文氣甚忙忽著有嗿其饁一句從閒冷無閒傺處巧為點綴大有畫意思媚有依描田家一夫婦歡樂之趣皆從天然中流出遂覺全篇生動如一幅桃源圖此二句則其桃源花居亂處也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苗之情性備矣驛驛驛驛二字論苗尤為奇深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汝載

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
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
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序曰秋報社稷也○黃牛黑脣曰犉周人尚赤牲用
騂此祭方社各用其方色故言犉牡○前載芟篇舉
一歲之耕耘收穫而預祝之所以為祈此詩亦舉一
歲之耕耘收穫而追述之所以為報也若其始言勤
苦後言逸樂則良耜與載芟皆然七月之詩亦然七
月所以為勸此則既以為勸且以歸功於神也○此
秋報之樂歌也農事既成不忘所自故秋報社稷歷
述始事終事之勞以答神貺也畟畟二句始耕也[illegible]

畟銛利也畟畟則良矣耜良始可以有事於南畝也百穀二句播種而苗生也或來三句饁也言饁在耕之後耘之前以耕耘皆有饁也或來瞻女者行饁之人也行饁者衆非婦則子故曰或也筐筥饁器也黍饁味也也其笠三句耘苗也笠以禦暑雨笠在首而伊糾笠之輕舉也鎛以去草根鎛在手而斯趙鎛之剌深也首動則笠舉手動則鎛深或俯或仰一上一下耘草之狀見於笠鎛笠鎛之動聽於首手也薅去也荼陸草也蓼水草也田有原有隰故水陸之草必並薅也朽止二句苗盛也荼蓼害苗者也然草爛則土熟荼蓼既朽反有助於苗而黍稷得以茂盛蓋害反為利仇反成恩朽反助新草木之性有如是也穫之挃挃五句穫也挃挃穫聲衆也栗栗積之寄且多也崇墉積之高大也其比如櫛言其鱗次如髮之櫛也曰積曰崇一堆之積也此則衆堆之積也開百室者開戶以納穀也四閭為族一族有百家一族同時納

穀則他族可知也盈止二字樂豐年也農事方勤則婦子不寧今農事已畢收穫又多故婦子樂而寧也殺時四句言祭賽也用犉牡者舉五方之色以例其餘也祭社稷之牛角尺故言有捄其角以見牛之肥腯也似者踐其禮也續者踵其事也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之我以此續古之人庶幾後之似續者亦引而勿替也○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二句大有畫意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序曰繹賓尸也○鄭箋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按此序繹賓尸也四字下有高子曰靈星之詩也五字孔疏云子夏作序惟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別論他事云後人引高子言以證賓尸之事故鄭箋

云高子之言非毛公乃後人著之也即孔鄭此說可
見古序止一句此後皆漢人以其師說綴之之証也
絲衣食服也孔云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故
曰絲衣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士冠禮註云爵弁其
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曹氏曰餘皆用布惟冕與爵
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
首服弁則衣用絲也基門塾之基也門左右皆有夾
室謂之塾塾前謂之基大鼎曰鼐小鼎曰鼒爾雅曰
鼎圓弇謂之鼒注云歛上而小口者也主人所立在
基與西階相值處士升自西階至東序視壺濯入東
房視籩豆乃及西堂視几席兩敦畢因及西階而降
往於基告曰濯矣具矣羊牛在門之外居鼎之南又
往門外視牲反於基以告曰允矣又舉鼎冪觀之反
於基以告曰潔矣此禮之次也兩敦受黍稷器冪鼎
蓋也鄭箋又云繹祭輕故使士升門堂視壺濯籩豆
之屬也○視濯視牲實在祭之前夕此蓋於祭後舉

其始終相視之敬而歌之也此詩序云繹賓尸朱子謂此祭而飲酒之詩蓋士執事於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然繹祭亦士執事於王而旅酬者其旨可互觀也○首二句言士服絲而載弁也紑潔也載戴也俅俅恭順也自堂徂基省器也自羊徂牛省牲也鼎鼐省鐲也蓋此時主人立於基不動而自堂而下自外而內皆士代為之往還也兕觥二句獻尸之後旅酬之禮也觥以罰不敬者其觥明不犯也旨酒思柔言和也既不喧嘩又不怠教雖在獻酬交錯之後猶如視濯視牲之初敬之至也蓋主人致敬則士莫敢不敬此胡考之休與天子萬壽相為無窮也○孔穎達曰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自羊徂牛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鼐鼎及鼒不言自徂蒙上文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

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序曰古成大武也○酌卽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勺篇舞文舞也○朱子謂此詩之名酌如曰武宿夜也蓋武王至商停止宿夜士卒歡樂待旦故其曲曰武宿夜樂記曰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也朱子意謂此詩有酌時之義是亦宿夜之意云爾蘇子由曰方其不可而遵養時晦及其可而後為之此所以為酌也○於乎武王之師鑠然甚必在十三年以前非不可以成功而遵守養高與時皆晦至於紂惡日稔周德日隆此時既純光矣然後用大介以伐商焉此武之所以為武也後之寵而受此蹻蹻之武功者將何以嗣武王哉亦惟武王故時之事是師耳蓋雖開創與守成其事不同而其所以斟酌而裁度者則一也故師武王之功者師其意而已介甲也蹻蹻武貌也公功也○按鄭箋釋遵養時晦為文王用師率殷畔國以事

紂養是晦昧之君晉王導保全羣賊謂陶侃曰豈非遵養時晦以待君耶侃曰此所謂遵養時賊也則滔鄭解耳紫陽以武王遵養時晦為與時皆晦紫陽之意蓋謂晦曰時晦熙曰時熙武王惟自晦其明闇而日章故熙也以晦為熙則其為熙也鑠矣
此其所以為時也似覺紫陽之意為長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序曰講武類禡也○此頌武王之功而後世用之於講武類禡也言武王之所以伐紂者非毒天下乃以綏萬邦耳惟其綏之是以和氣相召而屢豐年也夫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今曰屢豐年則天之命周可知矣然天之命周未有厭息以有多士為之用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茲多士使得以全其功名而用之於

四方四方定則周家亦定矣此德之所以上昭於天
君天下以伐商也以用也皇君也閒代也左傳僖公
十九年衛大旱甯武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此詩
所以頌豐年也○萬茂先曰後世創業之主與其臣
披艱掃穢出萬死以得一生而鳥盡弓藏往往而是
蓋刻薄之風熾保全之義微矣漢高大風一歌帝王之
氣象千年在聲響聞至今誦威加海內安得壯士之
語頗與此桓桓四方意微相彷彿然韓菹彭醢使功
名之士聞此氣盡雖三代而上君臣相得並無保全
之意不宜並論乃俯仰古今亦有見其不相及矣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繹思

序曰大封廟也○續云賚予也所以錫予善人也句
此詩朱子曰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幾

與序合大封功臣武王之事而首言文王者謂分封在今日而所以致此者則文王也我皇考文王其勤勞天下也至矣我今有而受之不敢自私而敷此賚建之典於是者於乎汝其繹而思之哉又言我此分封者蓋往而求天下之安定爾然是周之命也新圖報功其命匪易於乎汝其繹而思之哉兩言繹思意復叮嚀令人悚然○於繹思雖訓戒之詞然歌頌者朱絃疏越一唱一嘆其音悠長故此三字即以合奏亦甚有吞吐轉換之妙漢樂府收中吾妃呼豨之類皆以叶諧為工但彼不可解而此則可解耳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序曰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鄭箋云般樂也說文云般旋也巡狩而徧四嶽般旋之義也蘇眉山曰般

遊也○毛云墮山山之墮墮小者也朱云山狹而長曰墮蓋同一高高山然其中有狹而長者則為墮山有高而大者則為喬嶽也翕河者河善泛濫則河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然鄭箋云翕合也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祭者合為一似於序四岳河海之義為全存之以備衆攷○言於呼美哉是周也當巡狩而祭高山以柴望彼狹長之墮山高大之喬岳皆陟而祭告之矣然此特祭一岳耳又由翕順之河以周四方之岳焉所以然者以普天之下莫不仰望於周故聚而朝之於方岳以答所望耳然是祭告與朝會者是有周之命一王之制載在方策不可紊也爾侯國可不知所守哉猶由也裒聚對答也○大全黃氏謂此武王革命時祭山川之詩然余觀此詩與時邁篇同義若皆武王時詩則革命巡狩不應樂章重複如此疑時邁一篇為武王得天下時巡狩柴望之歌樂而此則成王時巡狩所作耳蓋時邁篇薄言震

之懷柔百神等語全是開國帝王氣象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等語則草命時止戈偃武規模也若此詩敷天之下裒時之對特子孫守成之事太平天子之語也請以質之高明

魯頌論

或謂周之有詩雅頌降爲國風此其説妄也風有周南有召南有豳是詩之作莫先於風也風作於文武之時文武之時有風而無雅頌至於成康而後頌聲與雅樂作焉及幽厲而雅變及平王而雅亡風之變也不自幽厲而自懿王雅亡之後變風之作尚未有已故詩之作莫先於風詩之變亦莫先於風而詩之亡則莫後於風也惟頌聲一作於成康之時後此寥寥無敢繼者是當

風雅未亡之時頌已先亡矣頌息雅亡既久至襄王時
而魯頌興焉然則不獨風雅有變而魯頌亦頌之變也
變風者風亡之漸變雅者雅亡之漸頌獨先亡而後變
其先亡而後變者源流既遠沿頌之名而失頌之意未
名生於所不足以有餘之言覆所不足故魯人之頌猶
祝也鄭氏譜曰魯自伯禽受封歷十九世至僖公養四
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遂伐淮夷
修姜嫄之廟復魯舊制未遍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

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今考春秋傳則僖公特當時一
庸主耳其詩皆生前頌美之文而死後請而播諸樂章
者故其辭僅比於雅而體則已降於風其事僭其旨誇
然則魯頌者不獨頌之變而亦詩之降也其仍爲聖經
所存者蓋魯之大師既已被之管絃矣孔子能刪詩而
不能刪樂魯頌者魯人郊祭之樂尤不能刪也且夾變
風變雅可以垂戒聖人且不欲刪之况魯頌乎

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騮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序曰頌僖公也○續云僖公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

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毛傳云駉駉腹幹肥張貌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必牧於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驪馬白跨曰驈黃而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青黑曰騏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彭彭有力有容也伾伾有力也繹繹善走也祛祛彊健也朱云彭彭盛貌繹繹不絕也孔氏釋毛云幹馬脅也驪馬白跨者驪黑色跨馬髀間也跨者言所跨之處也黃白曰皇者黃而微白色雜也純黑曰驪者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驪為純黑也黃騂曰黃者騂赤色謂黃而微赤也蒼白雜毛曰騅者雜毛是二色相間雜也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者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言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駓者桃花馬也赤黃曰騂者周人尚赤而牲用騂是

騂為純赤言赤黃者謂其赤而微黃猶上云黃騂曰黃者謂其黃而微赤也青黑曰騏者青而微黑即今之驄馬也青驪驎曰驒者驪色有淺深斑駮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赤身黑鬣曰騮者騮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是騂馬故駵雖赤身而鬣則黑也陰白雜毛曰駰者陰淺黑色今之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騢者彤赤色今赭黃馬也毫骭曰驔者毫在骭而白也骭脚脛蓋膝下之名也二目白曰魚者以其似魚目也○考牧國之大政故此詩專以牧事頌之猶無羊之頌宣王也美衛文則稱騋牝美魯僖則稱駉牡各舉其類以見蕃息之盛也薄言者畧舉之以見其盛也在坰之野適其性也舉色之備者有十六種所以驗其盛也以車者馬以之也思無疆非必為馬也思馬斯臧言無疆之思無所不通即以為馬而馬斯臧此則思之神變也馬之泛駕奔踶者雖可致遠而行有疆惟駉良者行地無疆故驥稱其德言臧也思馬斯臧

者思無疆馬亦無疆也爲行有期非馬之才也馬之才者蔺雲追風是也思馬斯才者思無期馬亦無期也作者奮起之新氣也氣竭斯厭矣斁厭也馬以氣用雖至千里而氣猶作豈有厭乎思馬斯作者思無斁馬亦無斁也人有邪思者往則易窮馬有邪行者往則必蹶馬正而不失其馳無所往而非康莊也思正而不出其位無所往而非坦夷也思馬斯徂者思無邪馬亦無邪也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思無邪思馬斯徂惟心與思神變如此其視後世之赤岸成澤飛龍成廐大宛三千餘疋僅博渥洼數曲東封四十萬騎徒寵毛仲一官者何啻霄壤哉然特頌者之詞耳未必僖公果能之也

有駜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

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序曰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毛云駜馬肥彊貌青驪曰駽孔疏云今之鐵驄也○此詩以燕飲而作頌頌之變極矣有駜二句謂來燕者所乘之馬肥彊而四馬皆黄也夙夜在公謂或夙焉而在公或夜焉而在公在公明明者修明其職辨且治也振振鷺謂舞者所持鷺羽如羣飛而振振也鷺于下謂舞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咽猶淵淵也醉言舞二句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毛傳云有駜者馬肥彊則能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鄭箋曰潔白之臣羣集於朝君臣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也

然朱子以鷺爲舞羽情景悠然饒有風致比紫陽說詩圓通處也二章夙夜在公勤也在公飲酒惠也君恤其勤故與之飲酒而樂毛傳所云君有餘惠臣有餘敬也三章在公載燕載則也謂在公之暇則與之燕也有謂豐年也穀善也蓋君臣相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詒於子孫則無疆之休也然年豐尤君有以致之子孫必君有以詒之君臣相樂而相儆頌之善者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允文允武昭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
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
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
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
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
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求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

金

序曰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毛云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雝諸侯泮宮辟雝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泮之為言半也半水者東西南有水而北則無水以其水半於雝也芹水菜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楚葵潔白有節其氣芬芳而味頗不如故列子曰客有獻芹者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也茆蓴菜也一曰鳧葵葉大如手赤圓而滑其莖堪噉三月至八月莖細如釵股名絲蓴九月十月漸粗在泥中名塊蓴本草注云三四月後味甜體軟霜降以後味苦體澁稗雅曰一章曰薄采其芹取有香也二章曰薄采其藻取有文也三章曰薄采其茆取有味也蓋士之於學也攬其芳臭而至則采芹之譬也既至矣於是學文則采藻之譬也及其久也知道之味又嗜而學焉則采茆之譬也觩弓健貌鄭氏云持弦急也周官大

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蓋以束矢當百箇也㮴矢疾聲也鴞惡聲之鳥也所鳴其民有禍黮桑實也賈氏曰傳曰桑黮甘甜鴞鵶草響是知鴞食桑黮則其音變為美也元龜尺二寸漢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蓋龜滿千歲則尺二寸也南荊揚也荊揚之州貢金三品鄭氏云大賂廣賂也謂賂其君及卿大夫也○此美僖公能修泮宮之詩然在泮飲酒而樂上則述當時事因慶幸而贊之此下則須禱之詞也僖公修泮宮之事不見於春秋蓋因舊而修故序曰修泮宮也首章思發語詞思樂哉此泮水也有芹生焉采芹所以為樂也然非樂泮水也非樂芹也樂魯侯能修泮宮也樂魯侯則無所不樂故當魯侯之至止於泮宮也車行旂見馬鳴鸞動魯侯之旂鸞非有異於昔日也及見其至泮則旂為之增色但見其茷茷而飛揚鸞聲為之悅耳但聞其噦噦而清和國人之環橋門而觀聽者小大皆從焉蓋一人

重學而舉國樂之如此其盛也次章蹻蹻威貌魯侯鑄至泮國人樂於曠典忽逢遂覺魯侯之馬亦蹻蹻其盛也音德音也即下文所謂色笑是也德音昭昭然其著故其接人也假之以色笑循循善誘暴怒不形而敦教在寬也王介甫曰所謂德音即洪範而康而色是也或曰國人播傳其聲昭然於國中也三章在泮飲酒視學之暇因而飲酒也難老不遽老也長道道之可久者也不羣醜魯國之羣衆即上所云無小無大也頌禱之詞不厭繁疊一端未已又更端以言之故屢言其飲酒居壽又願其長道服衆也鄭箋云羣醜淮夷也四章穆穆魯侯贊詞亦呼詞也敬明謂敬而明之也內則敬明其明德外則敬慎其威儀內外皆敬此其所以為民則也允文則非飾具也允武則非耀兵也烈祖周公魯公也二公文武兼爲故謂之烈今魯侯允武則可以對二公而無有不孝矣故雖烈祖錫以多福而實魯侯之自致也五章克明其德

此安攘之本也既作泮宮之後而淮夷服焉則文章修而武事亦飭可知也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其受成獻馘皆於學者先文而後武也馘所生獲斷耳者也淑問善問也所因虜者有善問如皋陶所以訊其罪之輕重也獻馘獻囚皆頌詞也六章濟濟多士將士之衆盛也克廣德心此功臣立功立名之本亦保全功名之方也德心者忠愛之心也人皆有此德心惟其不廣是以趨利避害而戰不能勝幸而勝矣又多忌喜爭囂度詬訟以喪其成皆私利褊隘為之也今濟濟多士既有德心而克廣之矣是以能桓桓于征奮厥威靈以過彼東南之淮夷且其進而向敵也烝烝然合而大也皇皇然不譁譁不輕揚師嚴而和無以爭功之事訟於公者惟以所獲之淮夷獻功於泮而已此克廣德心所致也七章角弓觩然持弦急也束矢搜然發矢疾也戎車孔博衝突利也徒御無斁士卒勸也孔淑不逆既克之

後有順命無衡命也式固爾猶審固其猷不為苟且之謀也此淮夷所以卒獲也卒獲謂淮夷永服不特孔淑一時而已也八章言淮夷既服而貢獻修也彼翩然飛鴞惡聲之鳥也然當其集泮林而食桑黮則有時懷我好音是泮宮之教尚且及於惡鳥矣今蠢玆淮夷亦於作泮宮之後而憬然悔悟來服於我遂獻其琛寶考禹貢徐州淮夷之貢不過蠙珠及魚厥篚玄纖縞而已其產非龜象也其地又非荊揚也今既服矣非其土之所有者亦用以輸誠焉如元龜象齒及荊揚之金無不大賂於我此則極其頌禱之詞也○僖公伐淮夷之事不見於春秋惟僖十三年當從齊桓公會於鹹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公會於淮為淮夷之病鄫然皆齊桓之事非僖公自能服之也故曰魯人之頌生於其所不足也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
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
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
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
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

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

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鳬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序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閟宮毛云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魯閟而無事孟獻子曰是媒宮也

朱云閟深閟也宮廟也謂魯廟非姜嫄廟也蓋諸侯
五廟惟魯於五廟之上加周公大廟為六廟也從朱
為妥先種曰稙後種曰稺蓋重穋稙稺乃生熟早晚
之異稱非穀名也秬黑黍也山如龜蒙鳧繹是也川
如汝沂河濟是也土田如常許灌鄆是也附庸如句
須顓臾是也交龍為旂四馬故稱六轡也嘗秋祭也
楅設於牛角衡設於牛鼻鄭箋云秋將嘗祭而禘於
夏養牲楅衡其牛角防其牴觸蓋牛觸則不肥也公
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剛牡也
不毛不純色也周公雖賜王者之祭然不敢與文武
同故用駁人所尚之色也若魯公用騂剛則無所嫌
矣犧尊畫牛於尊也毛炰豚也爓去其毛而炰之也
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羹大古之羹不和鉶羹
以鉶器和肉汁與菜而為羹也籩竹豆供果核豆木
豆供菹醢大房所以載半體之牲者房謂足下跗也
上下相間有似於堂房然朱英矛飾也以朱羽為之

懸於矛之上句也縢繩也以繩約弓使弓體正而綠其色也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貝水虫有文者冑謂兜鍪以貝為飾也綅綫也朱綅以朱綫綴之也荆者楚之本號以荆山得名舒楚之與國也鄭云常作嘗在薛之旁左傳魯莊公三年魯侯築臺於薛而六國時齊孟嘗君亦食邑於薛是也成王營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廟之地桓公元年鄭伯以壁假許田蓋其地近鄭故鄭易之也僖公娶齊女曰聲姜其母莊公之妾風姓為成風黃髮髮未遠白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皆壽徵也○序言頌魯侯能復周公之宇朱子謂此歌亦魯公修廟之事其說不同然此詩末章獨詳修廟之事則朱子所言非無據者蓋因修廟而歷敘祖宗以頌其能復周公之宇魯人之頌猶祝也祝其能復而未遽復也序特舉其大端而朱子則推其作詩之所

自也首章推閟宮之祖所由出也閟宮有侐惟其深閟是以淸淨也實實盤基鞏固也枚枚結構甚密也姜嫄以下原其始也魯爲周親周爲后稷之胤后稷之所自出則姜嫄故先言姜嫄也赫赫姜嫄以下后稷降生之異也降之百福以下后稷功業之盛也奄有下國謂封邰也奄有下土謂稼穡之教適天下也纘禹之緒謂與禹稷平土教稼之功相爲終始也二章推后稷以下至於周公伯禽也大王未必有剪商之心然周家王業以大王肇跡則若剪商之勢從此而始也屆至也文武纘緒周德日隆紂惡日甚致天命絕商已極故伐商於牧之野而當時之人亦力贊其決皆曰此舉也王其無貳無虞上帝實臨女矣於是奉天伐商而此治商之旅者咸具佐命之功若我周公則元功也故遂述成王告周公分封之意而以元子伯禽侯魯以輔周也三章言伯禽至僖公而罔及郊廟之重典也乃命魯公四句舉伯禽封魯之事

而修其盛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明其為僖公也龍旂承祀謂伯禽既封而郊廟之祀亦於是錫故僖公承祀而有龍旂六轡之盛也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廟祭之誠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郊祭之誠也由是后帝后稷既鑒其誠而是享是宜降福孔多矣然豈獨郊祭降福已哉即周公皇祖亦鑒汝廟祭之誠而錫汝以福矣頻言福者禱詞也蓋成王命魯公以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犧魯之僭郊又甚於僭禘矣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魯人侈為盛事而頌之此魯人之夸詞也然諸侯郊天其事非宜今曰是享是宜則又魯人之微詞也四章專言僖公祭廟而獲福也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言備牲也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備物也萬舞洋洋備樂也孝孫僖公也有慶祭而受福也熾而昌福之盛也壽而臧壽之善也俾爾者神賚使之也東方魯也常者久而勿失也魯公以元勳封大國當

貴已極無所復加也但願其常而已惟常故不虧而常盈不崩而常聳不震而常靜不騰而常平且與岡陵作朋並稱三壽而常與也五章頌公武功禱公福壽也公車千乘萬井所出也朱英飾矛矛必以二緣縢約弓弓必以重以是矛弓數之於車則車之盛也徒步卒也貝以飾胄朱綫又以飾貝烝徒增增而衆則公徒之盛也千乘之卑其徒不止三萬此特詩人偶舉之詞耳膺謂彼入寇而我當之懲謂我伐寇寇畏之承禦也戎狄在魯西北荆舒在魯東南僖公四年從齊桓公伐楚遂至召陵與伐戎伐狄皆齊桓之事僖公非能專也以此頌僖公則尤夸詞也昌熾以下皆禱也昌而熾福之大也壽而富壽之永也富謂後日之日不窮也黃髮台背願其壽徵先見也壽胥與試願滿朝皆得老臣而用之也昌而大耆而艾又舉前言而反覆頌禱之也萬有千歲極言其壽之無算也無有害無後艱也既眉壽矣且無後艱福壽

康寧此則無已之禱也六章願公保邦以服遠也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而陰則齊故泰山為魯國所瞻望而龜蒙則境內之二山也大東魯極東之地也遂荒大東者願自此開荒東土而愈拓之也既荒大東而至於東海之邦則愈遠矣而南方淮夷亦來同我會盟率而從魯則又不止於荒大東矣此則魯侯服遠之功也七章即上章之意而廣言之也鳧繹亦境內二山之名以其在境內則曰保有在境外則曰遂荒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所謂繹山即嶧陽也徐宅海邦連於東蠻貊淮夷連於南皆境外之地也魯所未有者故以遂荒統言之也率從者率而從魯也諾者順令聽命也魯侯是若謂此魯侯之心而今得如之也蓋荒大東荒徐宅至海邦淮夷來同蠻貊率從皆不必實有是事但出頌者之詞則若或有之也八章中言其獲福之全也言天錫者本上章郊祭言之也純嘏者無福不備之稱也國君之福其自有之

所不可知者壽耳故惟眉壽能長享其福也保魯者保周公之舊封也常見侵於齊許見易於鄭居常與許北僖公未有之事而頌者願其有之則遂謂之居常與許云爾居常與許則可以保魯而復周公之宇矣故序云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蓋頌其已然而又冀其將然也魯雖大國而勢常居弱故每以恢土復宇為頌所謂頌生於其所不足也前二章曰大啓爾宇此又曰復周公之宇復則無改於啓宇之初故曰保魯也燕安喜樂一身之福也令妻壽母一家之福也宜大夫庶士朝廷之福也邦國是有邦國之福也有即上文所謂保魯復宇是也如此則其受祉也亦既多矣而天之錫祉猶未厭也更有黃髮兒齒為之壽徵此乃所謂純嘏也九章言修廟之事也松言祖徠柏言新甫者高山之上斧斤所至故松茂而柏助也斷者截於所生之處也度者量其制用之宜也尋只者適其長短之質也皆所以致松柏之用也桷根

也松桷有舄制之偉也路寢廟後正寢所以藏衣冠也路寢孔碩制之弘也新廟者廟本故而新之也新廟奕奕制之美也奚斯公子魚也蓋魯君命之而奚斯作之作謂董其事也孔曼且碩言其規模甚長且大也萬民是若順民心也興作而不順民心則怨讟生矣惟能若萬民則羣臣可知此其所以可頌也

商頌論

鄭氏譜謂宋國政衰散亡商之禮樂至於戴公當周宣王時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三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録詩之時得五篇而已然則商頌之作其來舊矣其與周頌迥異者周頌以子孫治定功成告於文武之廟而商頌則直頌其祖父之功而已蓋周自受命以來武王耄矣武王新崩武庚新叛天下猶未平也至成王卽位漸久周室治平無事而後頌聲作焉若商

頌則成湯纘禹舊服凡十三年天下迄已恬熙又三宗迭興大平屢著故所作之頌皆歸美其祖宗而子孫不與焉大史公謂宋襄公欲爲盟主正考父賢之遂述契湯之所興作爲商頌嗟乎使商頌五篇果爲宋襄而作也則何以不爲史克之頌魯僖乎然則大史公之說謬矣且夫周頌平夷商頌奥險周頌和穆商頌嚴厲以辭考之一代大文自非宋襄以後所能作者蓋商人先罰後賞政尚威武故雖雍容歌舞之詞而殺氣飛揚聲容

之間不能自已即作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讀商頌者
夫亦可蹶然興矣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序曰祀成湯也○續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考正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鄭云正考父至孔子之時又亡七篇矣正考父孔子之七世祖也○凡樂之成在於鼓故記曰鼓無

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鞉則鼓之小者故連及之然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云柷鞉皆以節樂是樂之成亦由鞉也鞉以兆奏鼓者也播鞉則鼓從之置猶植也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故曰置也鞉雖不植然貫而搖之亦植之類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則磬聲作盡玉聲和平始終如一無有隆殺故依之為難若堂下之石磬則所以止樂孟子所謂金聲而玉振者非此磬聲也庸大鐘也秉籥執翟文舞也朱干玉戚武舞也二舞合作則為萬舞也○商人尚聲故盛稱其樂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必先求諸陽故曰樂由陽成也首四句臭味未成滌蕩其聲之時○猗與嘆詞也那多也簡簡和也衎樂也美商之樂辭不能盡故贊嘆而多之也置我鞉鼓鞉以節樂鼓以統樂小大備矣由是滌蕩其聲奏鼓簡簡和聲所感固已樂我烈祖矣湯孫八句樂三闋乃出迎牲時也湯孫主祀

者之稱不獨太甲也綏安也和者諸音相濟平者高下適均也湯孫奏樂以格先祖精神相感如或見之蓋祭者所思必在祖考之居處笑語啓欲如或見之則思成矣思成則祭者之心安矣我安其思一似乎祖考安我之思而成之也於時鞉鼓淵淵而深遠管聲嘒嘒而清和蓋堂下之樂既和且平如此而堂上之玉磬其聲清越非可以入力高下者最為難諧今堂下鞉鼓與管聲無相奪倫而依于磬聲焉此所以和且平也故又嘆美之曰於赫哉湯孫也就此聲音之道亦且穆穆而深遠矣況其功德乎庸鼓四句鐘鼓交作乃獻既終之時也有斁言其盛也有奕言有序也凡祭將畢則鐘鼓大發也萬舞武舞文舞之總稱也蓋先是諸舞間作至此髙舞畢陳故奕然而有序也音容之盛如此卽先代之後來助祭於商者亦無不夷懌矣蓋以子孫而對越祖考以臣庶而駿奔大廟懽悅之情固其素也若先代之後斯已疏矣於

此而夷懌焉則子孫臣庶又可知已其曰嘉客者尊之之詞也自古在昔六句復言祭義之遠而以氣類冀之也謂商人雖尚聲而其所以本之者則敬也恭必以敬非自今日而始古昔先民有作之者矣我是以溫恭朝夕無時不敬執事有恪無事不敬夫有所受之也如是則祖考庶幾來享以顧我烝嘗乎然者孫之心終不敢必也雖然我湯孫也以湯之孫而將湯之祭氣類相接神所憑依或在是乎噫此亦幾我思成慘慘無已之意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耉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

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序曰祀中宗也○鄭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安成劉氏曰湯後九世至大戊而商道興廟號中宗大戊後三十世至武丁商道復興廟號高宗武丁再傳而至祖甲所謂三宗迭興也蓋商人宗之皆為百世不遷之廟但祖甲親盡之際商以國亡故未有宗號也四馬則八鸞鶬鶬聲和也約軝轂飾也鸞在鑣○此詩序言祀中宗朱子以為祀成湯故鄭箋從序以及爾斯所句爾指中宗而朱子以為爾指主祀之王故其說互異也烈祖四句本奉祭之由也秩常也祜福也申重也謂嗟嗟乎烈祖成湯也既為天子而有常福矣而天又重錫以無疆之福焉乃及於爾中

宗之所也清酤八句因陳祭時事而頌之也載清酤謂載清酒於尊也賚予也賚我思成猶綏我思成之意也儀禮祭祀燕享之始每言奠定定猶熟也古公以羹熟為速賓行禮之節不敢須勞賓也故清酤穀羹皆祭之始也戒夙戒也言及其祭也酒之清者載而在尊而中宗之神已予我思成矣然不獨清酤亦有和羹也此時廟中之人既夙戒而和平其奏格也肅敬之至無譁言焉無忿爭焉則又綏我以眉壽黃耇永保於無疆矣曰綏我曰及爾明爾之為中宗而我為祭者自稱蓋因頌而禱之詞也約軝八句亦禱詞也約軝錯衡助祭諸侯所乘之車也八鸞者助祭諸侯所駕之馬其聲鶬鶬然和也諸侯助祭以假以享於中宗之廟合天下之懽心以祀其先則我之受命也溥且大矣是以天降之福豐年穰穰祖考復來格來享而助天以降福於無疆也顧予烝嘗二句與那章小異若謂中宗之惠然來格來享以顧予烝嘗

若豈有他哉以中宗湯孫而我又承湯孫之緒者氣類自相接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序曰祀高宗也○鄭云祀當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崩而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大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以後五

年而禘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玄鳥鳦也一名燕燕色玄故謂之玄鳥也春分玄鳥至古者玄鳥至日以大牢祀高禖意者簡狄於是時祈子有應而生契歟然史記與鄭箋俱謂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鳦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而生契其說相沿固已久矣祀高宗之詩本之契又本之湯者原其所由始也凡稱人功德者必美及其先世故頌文武者必及后稷大王王季頌僖公亦稱后稷文武周公也天命玄鳥言契始生之祥有商興王之業肇基於契故不言生契而言生商猶言后稷者不言生稷而言厥初生民也契為司徒賜姓曰子而封於商至十四世而生湯遂有天下而仍契所封之地以為國故曰生商也芒芒大也宅殷土芒芒者堯以殷土封契契宅之也帝上帝也武湯者以湯有武德故稱為武也帝命武湯而曰古者由後人追言之也正域彼四方謂帝命四方封域皆受正於湯也方命厥后

奄有九有謂湯能受帝之命而有以命其諸侯奄有
九州也先后猶言先王指湯也武丁孫子猶言武丁
之為人孫子也自先王受命所以至今不殆者得武
丁為之孫子也使先王無武丁則有商之命豈不殆
哉然武丁之為孫子也亦甚武矣武者精明果銳之
氣中興之象故因武丁之號而亦曰武王也惟武丁
之武無所不勝故能覲諸侯有天下如運之掌而諸
侯莫不乘龍旂奉大糦助祭於商雖邦畿之內民
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疆域所開已極乎四海之廣
視武湯之奄有九有無有異也肇開也惟開域及於
四海故四海諸侯之來至於商者祈祈其衆而商都
景山之下四周皆河形勢又如此其盛也然則湯以
武德受命於先而武丁又以武德受命於後殷之受
命咸皆宜矣命之所宜祿亦歸焉故擔荷百祿無所
不任若以其宜也景山名在商之都春秋傳云商湯
有景亳之命而殷武之篇亦曰陟彼景山假至也員

猶周也
何荷同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
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
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
阿衡實左右商王

序曰長發大禘也○大禘五年之祭也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也○或曰大禘不宜及羣廟之主疑爲合祀宗廟而以阿衡配食之樂歌乃祫祭也其其言亦有理豈大禘卽大祫字以相傳而訛歟存其說以俟考訂可也○鄭箋云小球鎭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皆天子之所執也按鎭圭者以四鎭之山爲瑑飾也大圭杼上終葵首明無所屈也或曰小球如子穀璧男蒲璧大球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

圭所謂韓五瑞是也凡旌旂之事曰九旒七旒蓋旗之垂者謂之旒嚴華谷曰旗所垂為旒衆旒所著為縿以天子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縿為旒所綴著也韋顧彭姓昆吾已姓〇全詩皆頌商家發祥之長也惟濬故哲聰明之人本於沉潛所謂亶聰明作元后也逆推商后世世有濬哲故曰長發其祥也長遠也謂商家有天下之祥非自湯始也洪水芒芒以下皆言其長也洪水芒芒則述有娀生子之初也外大國是疆言外大國本與中國隔絶自禹治水而敷土則外大國皆屬疆土之內中國之幅隕既以廣長而契之母家有娀氏始大故盛氣所集生子為契而虞帝立為司徒商之王業由此生也前玄鳥章生商謂生商人此生商謂遠商家也頌稷者必本之有邰頌契者必本之有娀見有天下者不獨宗德祖功而外家之源流亦自遠也言大任而曰摯仲氏任言大姒而曰維莘川澤之藪蛟龍生焉鄧林之墟杞梓出焉豈

徒然哉二章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桓武貌契為司徒無武可見然其德剛健明決故能發昏而使之明撥亂而使之治也受小國大國者謂受帝命敷教於大小之國而其教化無所不達也率履不越猶言循禮而無過也視猶示也惟所率履不越故表示其民而民皆奮發以應此皆所謂達也曰遂曰既則以言其達之之速也相土契孫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常為王官之伯而長諸侯惟其剛斷真武故諸侯歸之雖薄海以外之國亦截然整齊而向化也商道尚肅故雖以契之明倫而稱桓撥相土之繼體而稱烈烈蓋其祖德已凜然不可犯如此矣此皆以其發祥之長也三章帝命不違至於湯齊謂自玄王以來上帝之命無時或違於商獨至於湯而天命始集也湯降不遲謂天之生湯適當商運隆興之日也聖敬三句謂湯作聖之德始於一敬今聖敬日以躋升至於昭假於天遲久不息而惟上帝是敬焉非為上帝而始

敬也其昭假之心無時不祗如有上帝臨之是以上帝監焉而命以為法於九州也四章受小球大球言湯為天子而輯五瑞也綴旒謂以一人而聯屬諸侯若旒之綴於旗也如是則荷天之休命矣然其所以荷之者敬也惟敬急所當急而不失之競焉緩所當緩而不失之絿焉用剛而不倚於剛焉用柔而不偏於柔焉四累皆去而一惟寬大優裕以敷之此百祿之所由聚也百祿之所由聚天休之所由荷也五章受小共大共言諸侯貢方物而湯受之也駿厖謂以天子負戴諸侯若馬之厖厚而能載物也如是則可以荷天之寵矣所以荷天寵者亦敬也惟敬故能敷布其勇以敬為勇者臨事而懼神武不殺其無所不畏者乃其一無所畏者也一無所畏者外不攝於人而至於駭而震焉搖而動焉內不怯於己而至於恐而戁焉懼而竦焉此其所以有天下而總百祿也百祿既總則天寵之荷信可知已六章武王湯也以其

用武故稱武王也虔敬也有虔秉鉞謂以聖敬而勇鉞奉行天討皆上帝是祗之心也惟其威生於虔故如火烈烈不敢禦適其可得而過乎所以一本之苞與旁出之蘖皆不得暢茂條暢以肆其惡而九有截然歸於商矣夫所謂苞者桀也所謂蘖者韋也顧也昆吾也先蘖而後苞剪其枝葉而後及其本根此又行師之序也七章葉世也震懼也業危也謂相土之後成湯之先中衰之世當國家震業之際而湯以聖敬日躋允為興王之天子故天降卿士曰伊尹者實維阿衡焉阿衡官名也阿依也衡平也言伊尹者乃湯之所倚依而取平者也蓋湯降不遲湯之生適當帝命不違之後降於卿士伊尹之生亦適當中葉震業之會君相之降生皆天為之故湯既為開國之烈祖而尹亦得為佐命之元勳故曰左右商王蓋言伊尹配享之所自云爾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迹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序曰祀高宗武丁也○孔氏曰周武王時始封熊繹
爲楚子不知武丁時楚君何人嚴華谷曰禹貢有荆
州卽荆楚也又有荆岐則雍州之荆詩人故以荆楚
別荆岐耳蓋楚至周而始封熊繹非至周而始有荆
楚也氐羌夷狄在西方者漢志隴西域有氐道縣羌
卽西域婼之屬也鄭箋云享獻也世見曰王孔穎達
曰秋官大行人云九州外謂之蕃國其父死子立或
嗣王卽位乃來見謂之世見言一世始一見也○武
丁親盡當祧其所以稱高宗而爲百世不遷者以其
有中興之武功而其所以中興者則伐楚也首章言
伐楚也殷武武丁也商自盤庚改國號殷故稱武丁
曰殷武也荆楚雖服易叛商道中衰武丁以其醞積
於恭默思道之三年而迅發於干戈省躬之一日故
曰撻曰奮也罙冒也裒聚也荆楚左枕江陵右握黔
中西負蒼梧北依涇塞恃其險阻以抗大邦今能冒
入其險聚致其衆而俘之撫之且盡乎其地使箴然

齊一此皆湯孫武丁之功也不言功而言緒者見武丁所以為武者祖宗之志也二章因克楚之後而責之之詞也言汝荊楚雖恃其遠阻然特居商國之南耳獨不聞我昔成湯雖氐羌之國亦莫敢不來享來王曰此乃商之常禮不敢廢也夫氐羌遠者且然爾荊楚猶聲教之所及也而敢失事商之常禮乎三章服諸侯也蓋先時荊楚外叛諸侯亦多弁髦王室至是荊楚平則諸侯自服聲勢自相應也多辟諸侯也諸侯雖受命於天子而亦天之所命故曰天命多辟自禹荒度之後諸侯各得建邦設土故曰設都於禹之績歲事者諸侯所修之事也來辟猶來王也諸侯各以歲事來辟則可以免天子之譴適矣雖天命多辟然不憂天之禍適而畏天子之過譴者恪共王命即所以保天命也君國子民之道莫先於稼穡故土地荒蕪則天子有褒以稼穡者尤歲事之首務也盡我稼穡而不敢有懈乃所以免禍適之道也四章頌

其畏天畏民也有嚴謂有威也封大也天雖高而其監視甚下民雖卑而天實倚之以為視聽是天下有威而可畏者惟下民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賞不僭而刑不濫兢業如是則其不敢怠遑可知矣以天子之尊而其對下民也則曰不敢怠遑此下民所以有嚴也天子能畏民則畏天矣畏天則得天矣故天命之以下國而大建其福也下國即天下也對天而言故曰下國所謂福者即平判楚服諸侯光復舊業中興之事莫大焉故曰大建也五章極頌其中興之象也商邑王都也安內攘外王都既尊此商邑所以翼翼其整飭而為四方所表極也播之風聲赫赫其盛發為威靈濯濯其光享國五十九年其聲靈之盛與年俱長壽考安寧至我後生而四方猶仰赫濯之餘烈皆此撻伐之殷武保之也後生主祭者也對前王言故曰後生六章詳立廟之事也景山商所都也景山之上有松柏焉取其丸丸而直者斷之於山

遷之於廟方而準之以繩墨焉斲而削之以斧斤焉虔而截之以刀鋸焉以為榱桷則有梴其長以為衆楹則閑然其大而寢廟既成高宗之靈於是孔安矣蓋廟以棲神神得所依則安而孝子孝孫之心與俱安也此詩與閟宮之頌僖公詞意略同但閟宮之頌祝於未然其詞多夸殷武之頌述其已然其語皆實禮曰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祖宗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是不明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若殷武之詩斯可謂不誣而明且仁矣

思無邪論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言詩有美刺正變所以勸善而懲惡則作者三百篇之思皆歸無邪又能使天下後世之凡有思者同歸於無邪者也故東萊呂氏以爲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而吾亦以無邪之思讀之獨朱紫陽駁之曰否詩三百篇有善有惡彼以有邪之思作之而吾以無邪之思讀之紫陽之意以爲詩有鄭衛此孔子所惡而放之者也烏得無邪乎不知鄭

衛之有桑間濮上此則聲也鄭衛之有桑中溱洧此則詩也鄭衛之聲孔子放之鄭衛之詩諷一勸百所謂無邪之思者也孔子爲得而放之乎夫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思而無思也無思之思此固邪正二途之所不涉者矣然聖人不以是立教也聖人所以立教者則思無邪而已故三百篇爲天下之中人而作也彼二南者非文王大姒之詩乎使人皆文王大姒則不獨無桑中溱洧亦并無關雎麟趾矣使人皆宣姜文姜則不獨

無關雎麟趾亦并無墻茨載驅矣蓋上焉者非待詩而後勸而最下者又非詩之所能懲也惟其不必盡然所以美刺生焉是故詩之有正風非以勸夫能爲大姒者乃以勸夫恥爲宣姜文姜者也而其有變風也非以懲夫宣姜文姜乃以懲夫不能爲大姒者也詩之正雅非以勸夫能爲文武成康者乃以勸夫恥爲幽厲者也而其有變雅也非以懲夫幽厲乃以懲夫不能爲文武成康者也今夫鑑以照妍媸不能使天下之人皆妍也微

修容者不以媸而憎鑑知設鑑之意固欲使之無媸也繩以準曲直不能使天下之物皆直然準物者不以曲而毀繩知設繩之意固欲使其無曲也詩以謹邪正不能使天下之思皆正也然作詩者不以邪而廢詩知作詩之意固欲使之無邪也無邪者詩人之思而使人無邪者詩人以其思坊天下後世之思者也夫人之去正而趨於邪非一日矣吾欲驅之爲正禁之爲邪此不得之數也有道於此不必驅之爲正但以其善者歌之咏

之使民鼓舞而自趨於正不待禁之為邪但以其惡者諷之剌之使民慚媿而自去於邪其為力也寡而其收功也多此三百篇所由作而思無邪一語孔子所獨揭之以蔽三百篇者其或在斯乎其或在斯乎